

# 康提吉探险队



【挪】 索尔·海尔达尔 著  
海洋出版社

# 康提吉探险队

[挪] 索尔·海尔达尔 著

[英] 诺曼·怀默 简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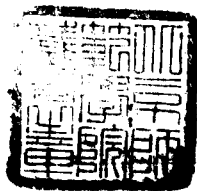
梁可 编译

DB77/34

海洋出版社

1983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9905

959905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家索尔·海尔达尔撰写的《太阳神号探险队》英文简写本编译而成的。这是海尔达尔第一次海上探险的真实记录。它生动地记述了海尔达尔与五名勇敢的挪威人，为探索波利尼西亚人的由来，解开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奥秘，克服重重困难，乘坐原始木筏在太平洋上做漂流试验的艰险经历。全书内容真实丰富，情节动人，是广大青少年饶有兴味的读物。

### 康提吉探险队

〔挪〕索尔·海尔达尔 著

〔英〕诺曼·怀默 简写

梁可 编译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华新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2 字数：100千字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统一书号：12193·0265 定价：0.50元

## 序

浩瀚的太平洋中，北起夏威夷群岛，南至新西兰，东至复活节岛这样一个辽阔的三角海域里，散布着许多海岛，它们通称为波利尼西亚群岛。

波利尼西亚人的外貌、习俗、文化，特别是岛上那具有神秘特色的巨大石门、石墙、石像，曾引起许多科学家、探险家的极大兴趣。他们针对波利尼西亚人的族源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为了彻底弄清这些问题，不少无畏的探险者乘上波利尼西亚人、印第安人使用的独木舟、木筏或古代木船在太平洋上进行一次次的漂流试验。

首次漂流试验是由法国航海家艾利克·比斯乔普进行的。他乘中国式古代木船，试图从印度尼西亚出发，向波利尼西亚漂流。但是，自东向西运动的赤道洋流以及常年不停的强劲东风，使他们白白地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漂到波利尼西亚。艾利克·比斯乔普的愿望也随之葬入了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中。

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海洋探险家，挪威人索尔·海尔达尔早在1937年在波利尼西亚群岛进行野外调查时，便对该处岛民的族源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海尔达尔认为，波利尼西亚最初的居民可能是由南美洲乘风破浪从海上漂迁过来的白种人。为了证实他那日益成熟的想法，海尔达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邀集了另外五名志同道合的勇敢的挪威人，组成了“康提吉”（太阳神）探险队。他们在美国等有关方面的资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乘坐自己扎制的原始木筏从秘鲁出发，向波利尼西亚群岛漂

流，重演当年南美洲的居民漂洋过海的经历。海尔达尔等六人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漂流4300多海里，历时100多天，终于如愿以偿，漂到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以后，海尔达尔又进行了十二次类似的漂流试验，均获得了成功。

波利尼西亚人完全有可能来自南美洲。这个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已在第十二次太平洋科学代表大会上获得公认。从此，海尔达尔的名声大震。他根据自己第一次漂流试验的经历而撰写的《太阳神号探险队》被译成64种文字，发行上千万册。本书便是依据《太阳神号探险队》英文简写本编译而成的。

书中的六名探险家，既有刚毅勇敢、献身科学的精神，又具有丰富广博的科学知识。他们的机智顽强和许多寓意很深的格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从中领悟到在科学探险中要想撷取硕果，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没有无畏的探险精神，人类是不会有发现、发明和创造的。愿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立志献身科学的青少年朋友们从本书中得到裨益，更加发奋努力吧！

编者

1982.11

## 目 录

第一章	打定主意	( 1 )
第二章	准备出发	( 10 )
第三章	飞抵南美	( 25 )
第四章	横渡大洋	( 40 )
第五章	大开眼界	( 62 )
第六章	险境逃生	( 77 )
第七章	驶向南太平洋群岛	( 107 )
第八章	如愿以偿	( 130 )

## 第一章 打定主意

人生中常常有这种情况：猛然间，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境地：那突如其来的陌生感，会使你不禁吃惊地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眼前的情景正是这样。我和五个同伴，还有一只心爱的鸚鵡，正乘坐着一只原始木筏，漂泊在苍茫的天海之间，摇曳在大海的碧波中……。当我坐在桅杆旁，打开日记本时，这个奇怪的感觉突然而至。我不由得问自己：“眼前是怎么一回事，计划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四周碧波万顷，我们的木筏一路顺风。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使我们心旷神怡：那南半球水域的旖旎风光，那呼啸翻滚的浪涛，好象是在召唤我们去乘风破浪，投入它的怀抱……。

我用手指着身旁那绿色的鸚鵡问道：“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乘木筏漂向波利尼西亚呢？”

身躯高大、满脸胡须的本格特，正背靠着木筏的黑色船舱板看书。他接过我的话茬儿答道：“这还用问？此举完全是你的主意。不过我们几个倒也都认为这是个绝好的举动。”

舱外还有三个大汉正在烈日下操作。他们是赫尔曼、克努特和托尔斯坦。这三位伙伴也是个个长着蓬蓬的络腮胡，健美的肌肉显示出力量，黝黑的皮肤在烈日下闪光。

埃里克拿着一个航船仪和一打纸，从舱口爬进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喂！二位请看，我们的‘康提吉’木筏现在在这个位置。”说着，他拿起我手中的铅笔，在舱壁上的那张地图上划了一个很小的圈圈。这个圈圈表明我们与南太平洋群岛又靠近了35海里。

赫尔曼、克努特和托尔斯坦也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挤进舱门围过来看。

“这么说，我们离开秘鲁海岸已有850海里喽。”赫尔曼有些得意。

“可是，再向前，即使是最远的岛，离我们也还有3500海里。”克努特补充说道。

“还有，我们下面的水深是5000米！”托尔斯坦又加上了一句。

大家凑在一起查看着埃里克画的地图。是啊，眼下的位置告诉我们：大陆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了。我们的处境多么艰险，我们的命运又多么吉凶难测啊！——一条古式的木筏，载着我们漂向天涯海角。当今果真有唐·吉河德那种过时的英雄的崇拜者了，而且竟是六个一伙。但是，一想到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的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我们一定要在这茫茫的大海上走下去，走到底，走到我们宿愿实现的那一天。然而，我们的宿愿又是什么呢？我又陷入了沉思……。

喃喃的海涛平息了，  
云彩亦四处去游荡；  
天空的笑颜正映在  
大海蔚蓝色的胸上。

不知是哪位诗人，写下了这美丽的诗句。感谢他，使从小就迷恋上大海。诗人的启蒙为大海添加了一层神奇美妙



的色彩，让那孩童时代的我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夏日，我常常缠着妈妈来到海滨。我在沙滩上躺着打滚，海风拂面吹来，一股股清爽新鲜的空气不时地钻进鼻孔，滋润着我的肺腑。我尽情地欢唱着，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那幼小心灵中的梦幻，随着那大海上空的白云一起飘荡，一直飘向很远很远……。

差不多是十五岁那年，一桩极平常的事情决定了我的终生，也注定了我们这次行动的计划。

那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一艘大帆船在海面上航行着。忽然，狂风大作，巨浪翻滚，海浪在船边溅起的浪沫几乎把大帆船整个吞没。只见那船一会儿被抛到浪尖上，一会儿又沉入巨浪的谷底。我的心弦被那帆船的起伏紧紧扣住，呼吸也几乎停止了。终于，令人欢欣的一幕出现了——大帆船抵达了大西洋的彼岸，麦哲伦和随行的水手们离船登陆了！他们互相拥抱着，欢跳着，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的心也和他们紧贴在一起，沉浸在幸福、胜利的欢乐之中。从那一刻起，一个念头便在我的脑海中油然而生——作一个麦哲伦式的航海家，去探索、去寻找、去发现那些尚不为世人所知的新天地。这部关于麦哲伦的电影使我的思绪象一叶不沉之舟，驶向那碧波荡漾的大海。是的，正是麦哲伦把我引上了到大海上去探险的道路。

那么，又是谁使我萌生，而后再坚定了驶向南太平洋群岛的想法呢？

我想起：“也许，这个主意是去年冬天，我在纽约博物馆威尔逊的办公室里开始产生的；也许是十年前我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开始打定的；说不定我们这次还会在那个小岛上登陆呢！”

我记得，那是个浓妆艳抹的海岛。岛上的景色是那样令人赏心悦目；碧波中，一座葱珑的仙岛拔海而起。岛上红色山石鳞次栉比，绿色的丛林覆盖着山坡，棕榈树沿岸而立，随风摇曳；蓝色的海水与绿色的丛林之间，镶嵌着一条耀眼的玉带似的白沙滩。这个美丽的小岛是大洋洲马克萨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叫法图希瓦。可眼下，法图希瓦岛离我们还有数千海里。在这中间，只有茫茫的大海，连一块可以靠拢歇憩的礁石都没有。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为了去考察那些隐匿于大洋深处的小岛，我和妻子曾远离文明世界，来到了法图希瓦岛上。我们在棕榈树下搭了一个小小的茅屋，在那里，我们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是岛上仅有的一对白种人，吃着大海和丛林给我们提供的食物。

我们总算是没有白来。在这个小岛上，我们了解到关于太平洋这一地区的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其中，使我们百思而不解的是：散布在辽阔的太平洋中的这些小岛，连哺乳动物都没有，当然更不具备演化人类的外在条件。但在南太平洋的这些小岛上，却世代代居住着波利尼西亚人。那么，这些岛上的第一代居民，几百年前是怎样从一个未知的国度来到这个岛上，并主宰了这些岛屿的呢？

就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海风吹动棕榈树，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和妻子披着银色的月光，坐在海岸边，呼吸着略带咸腥味的空气，凝视着海上滚滚而来的波涛。就在海浪扑向岸边的瞬间，它们即刻被那暗礁、岩石划破，激起片片雪白的浪花，发出阵阵低沉的轰鸣声。随后，便是暂短的沉寂，但紧接着又是一个大浪朝岩石扑盖过来。

“真奇怪，岛的那一边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海浪。”我妻

子说。

“是啊，不过，风总是朝这边吹，海水也总是向这边涌。”  
我说道。

我们坐在岸边观赏着大海，海浪总是从东边滚滚而来，又滚滚向西而去。自东向西，自东向西，海水就是这样永不停息地运动着。东风吹动着海面，海浪自东涌向这个小岛，海浪被小岛阻止停了下来，而东风却吹过海岸，越过丛林、礁石和小山，掠过一个一个的小岛一直向西吹去。

年复一年，海风一直是这样吹的。那些第一批到达这个群岛的人是完全了解这种情况的。而且我们知道，自南美洲海岸线到这里有 4300 海里。在这之间，除去茫茫无际的大海，别无他物。

也是在这个岛上，我们还倾听了泰德杜老人的谈话。他坐在一堆篝火旁，一边拨弄着快要熄灭的火，一边平静缓慢地说：“……提吉是神，也是我们的首领。提吉把我们祖先带到这些岛上来。在那以前，我们住在大洋对岸的一个大国里。”

老人坐在那里沉思着，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他非常敬慕自己的老祖先，为他们所创下的业绩深感自豪。泰德杜老人是岛上唯一来自法图希瓦东岸的人。他不知自己有多大年纪。根据他的皮肤推测，老人大约有一百岁。他一直虔诚地相信自己的父辈、祖父辈谈到的关于伟大的波利尼西亚人的首领及上帝——提吉的说法。现在，岛上很少有人相信这个传说，但是泰德杜老人却始终不渝地相信提吉就是太阳神之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着泰德杜讲述的关于提吉的故事，思考着他祖先的故乡。这一切好象是在发出

一种来自古老年代的声响和我久藏心间的夙愿所产生的共鸣。它唤起我对这个传奇故事追根求源的勇气，启迪我迎着旁人的嘲笑寻觅我心中那缕灿烂的阳光。就是这个故事，使我开始向往着那片神秘的东土。我的神灵追随着那先人的足迹将漂向东土……。

忽然，我妻子对我说：“你还记得在丛林中提吉的那座巨大的塑像吗？它和南美洲古时代人的石像简直一模一样。”

话音刚落，又一个裂岸狂涛发出隆隆巨响。顿时，我好象觉得这海浪是在对我们的意见表示赞同。大浪又慢慢退去了，退过了青色的暗礁和岩石。我禁不住笑了，是的，我一定能搞个水落石出。充足的信心驱散了内心的忧虑，此后，我便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我要进行漂流探险的念头，也许就是从那个晚上逐渐形成的。从那以后，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几乎都和探险有关。而其最终的结果，便是现在这六个男子汉和一只绿色的鸚鵡，乘着原始木筏，开始了在茫茫大海上的漂泊。

我从法图希瓦回到挪威后，便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开始对古代人展开研究。围绕着神秘的南太平洋群岛的问题，我博览群书，广查资料，出没在博物馆及图书馆之中。提吉是谁？这个怪诞的问题一直紧紧地缠绕在我的脑际。

我参观了欧、美两洲所有的博物馆，又查阅了好几百本有关早期人类知识的书。从这些极为有趣的书和那些异常宝贵的珍藏物品中，我初步了解到许多关于岛上居民的情况。但是对于他们的来历却仍是无从知晓。

当首次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发现了这群隐藏在滚滚波涛背后的小岛时，他们惊奇地看到岛上早已有人居住了，这些岛上的居民说着一种与众不同、无法听懂的语言。在每个较

大的岛上还有耕地和村庄。其中一些更大的岛上，还有修得相当不错的大道和古老、壮观的石头雕像。有的石雕像竟有文明世界中四层楼那么高。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巨大石雕像竟然是用一整块石料雕成的。

早期航海的欧洲人曾经做过许多假设：有的人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来自马来亚、印度、中国和日本；也有的人认为他们来自阿拉伯、埃及；甚至还有的人认为他们来自俄国、德国或挪威……。但所有这些看法都是缺乏根据的猜测，谁也拿不出能令人信服的根据证实他们到底来自哪个国家。

有些人看到复活节岛上的石雕像和南美洲古代雕像十分相仿，于是就大胆地推测出当年这里可能曾经有过一条横过大洋的陆地桥梁。后来，这条陆地桥梁沉入海底了。不少人似乎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南太平洋群岛从来就没有和任何大陆相连过。

也许，是在仅仅几个世纪之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才从某大陆漂流到这些分散的小岛上。这是因为，从夏威夷到新西兰相距几千海里，同样，从萨摩亚群岛到复活节岛也有几千海里的距离，但所有这些岛上的居民却都说着波利尼西亚语。至于文字，这些岛上没有人认识，但有些岛上却有学校，人们学习历史和宗教。他们崇拜自提吉时代起的历届首领。

后来，我了解到，在南太平洋群岛上，大约公元五百年便开始有人居住了。随后，由新的首领率领着新的居民到达这些岛上，大约是在公元一千一百年左右。

但是，所有这些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岛上的大量的石器表明，最初来到岛上的人属于石器时代的人。在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一百年，只有美洲仍住有石器时代的人。

所以，我又开始着重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我分析，与这些岛东面距离最近的海岸就是南美洲的秘鲁海岸。从前在秘鲁曾居住过一个不知名的种族，他们所创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文化之一。可是后来，他们突然从秘鲁消失了。他们是在很久以前消失的，留下的巨大石雕像和建筑遗迹，就象马克萨斯群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样。看来他们是用石斧从山上劈下了大块的石头，又把这些石头移到几公里以外的各个地方，然后按不同的样式码起来，建造成巨大的石门和石墙。这些石门、石墙和南太平洋群岛上的石门、围墙的样式也是出奇地相似，恰似出自同一天工之手。

最早到达秘鲁的欧洲人是西班牙人。他们当时曾询问过印第安族的印加人有关这些巨石雕像的事情。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那些印加人说，巨石雕像是被白人神仙们竖立在那里的。早在印加人来秘鲁之前，白人神仙就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他们是既聪明又和蔼的老师，他们教印加人怎么盖房子，怎样种地。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胡须很长，个子比印加人高。只是后来，忽然有一天，他们离开了秘鲁，渡洋向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了。

使这些西班牙人感到吃惊的是，当他们自美洲向西横渡太平洋时，他们发现了南太平洋的海岛上有许多白色皮肤，长着大胡子的人。其中有些人的头发是红色，眼睛是蓝灰色，但是大多数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皮肤却呈黄棕色，头发是黑色的。红头发的人自称是尤鲁克路，他们说自己是来到岛上的第一批白人的后代。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也说自己来自东方，他们说自己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山区。

令我兴奋的是，几个月来，在博物馆、图书馆的寻觅并非一无所获。我发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就是在波利尼西亚

人的文化中，有着浓重的秘鲁文化的印迹。当我阅读印加人关于太阳之王威瑞柯查的故事时，我惊奇地发现太阳之王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人，他是秘鲁的第一个白人首领。

这个故事中写道：“威瑞柯查是一个印加人的名字。太阳神威瑞柯查的原名是康提吉，即太阳提吉。康提吉是白人的高级神父和太阳之王。他在的的喀喀湖\*畔留下了宏伟的遗迹。在的的喀喀湖的一个岛上，白种人遭到了土著人的袭击和杀戮。但是康提吉却带领着他的黎民百姓逃走了。他们逃往太平洋，消失在向西的海面上。”

那时，我认为秘鲁的白人神主“太阳——提吉”和南太平洋群岛上的神主提吉是同一个人。岛上的居民全是提吉的子孙。但是我从遗迹中发现康提吉和他的百姓来到岛上不多久，便有另外一批人来到岛上与康提吉的种族混合了。他们是属于第二石器时代的人，是在公元一千一百年来到波利尼西亚的。

我当时还渴望能对波利尼西亚人做更多的了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参了军，终止了考察工作。可等战争刚一结束，我便又重操旧业，开始再解这个世界之谜。主意打定了，我要到美国去。那是一个容许神奇设想自由驰骋的国度，是个行动上很少保守，乐于推陈出新，以标新立异为立国之本的地方。那里将有助于实现我这被人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又雄心勃勃的计划。

我开始为自己“大胆妄为”的计划而辗转奔波。一个打定了的主意开始变成一种永不反顾的行动。

---

\*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译者

## 第二章 准备出发

我在纽约的一家最大的博物馆中，拜访了一位年迈的人类学家——威尔逊教授。这位老教授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靠墙的书柜上，摆放着许多古物和各种书籍。其中有不少书是这位老教授亲自撰写的，他是个多产的作家。我们相见不久，便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不对，”他说道，“你弄错了，完全弄错了！”

“但是，您还没有看过我的论据呢？”我指着放在桌上的那一大打稿纸说。

“论据？”他变得激动起来了，几乎是在喊，“你总不能光凭论据去寻找古代的人种吧！”

“为什么不能呢？”

“论据不足以证明任何事情。古代南美洲的确曾有过稀奇古怪的文化，但那里的人谁也没去过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那时，他们没有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可是，他们有木筏，有用轻木制成的木筏。”我反驳道。

老教授稍稍沉思了片刻，降低了嗓门，以令我惊异的平缓口气笑着对我说：“有木筏太好啦，那你就去试试乘木筏航行到南太平洋上的那些岛屿吧！”

他那种笑容可掬的客气神态，分明是对我的一种挑战，其中又不无嘲弄的成分。我顿时感到受挫，内心有一种难以



忍受的压抑，一种无名之辈受人轻视的隐痛侵袭着我的心。

“这不算什么，一个人遭到反对是常能促其奋斗的。”我这样宽慰着自己。

暮色降临了。我从桌上拿起自己的手稿，和教授相互无言，挥手告别。这令我难堪的求见虽然使我大失所望，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我的信念。相反，我的心开始更强健地搏动了。我不仅要解开这个世界之谜，而且还要向权威挑战！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多少还是有些心烦意乱。有个老朋友当晚来看望我时，他一下子便看出我正在为什么事情忧虑。

“你在发什么愁？什么不愉快的事使你这样颓唐？”他关切地问道。

我原原本本地将我受到专家冷遇的经过向他述说了一遍。他很同情我，但又认为那老人是科学家、名教授，说话有权威。既然他坚持不同意这种设想，那最好还是放弃它。

而我却执意不改，确信美洲人是有可能乘坐木筏横渡大洋的。于是，我对朋友说：“我要证明这是可能的。我要仿造一个他们使用的木筏，亲自横渡大洋，漂向波利尼西亚群岛，来证明我的这个推断。”

“你是发疯了，还是在开玩笑？”我的朋友眼睛瞪得很大。

不！我深知自己没有发疯，也无心开玩笑，我是十分严肃地做出这一决定的。尽管别人会认为我的选择是荒诞离奇的痴人之举，甚至连我的知心朋友也认定我是在胡思乱想，但我却无意屈服，不愿后退。我发誓要用冒有风险的行动，用无畏的进攻，打通那条被时间封闭了的道路，即使是面临全世界的挑战，我也要径直地走下去。